

被

告

南
丁



被

告

后
丁

花
城
出
版
社

责任编辑 范汉生 杨小彦

装帧设计 张 宪

被 告

南 丁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二一五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75印张 2 插页 170,000字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3,600册

书号 10261·233 定价 0.83元



丁

作者像

目 次

红旗过河	1
助理饲养员的喜剧	23
搬家	38
旗手	55
被告	69
良心	114
三门夜话	124
在海上	140
苦恼	158
科长	166
图书馆管理员	180
检验工叶英	203
单人宿舍第十八号	239
这一天夜晚	256
回村的路上	268
后记	277

红 旗 过 河

一

大别山里有许多条无名的小河。这条小河也没有名字。可是，也许在远古时代，就因为这条小河的冲刷，把这里冲刷成了一条山冲，这以后才有了人烟。这条山冲倒是有名字的，叫做余家冲，是一个生产大队。余家冲大队所属的十来个生产队，都分布在这条无名小河的两岸。

现在，单说两个塆子，一个是余塆，一个叫河那边。余塆在河南岸，河那边在河北岸，两个塆子隔河相望，鸡犬相闻，除非山洪暴发时，才断绝了交通一天半天的，平时，有踏石可供来往。妇女们捶衣浣纱淘米洗菜都到河里来，这时，河里最为热闹，闺女媳妇婆婆妈妈几乎把每一步踏石都占领住，嘻嘻哈哈说说笑笑的声音，随着小河流水荡漾开去，成为这山冲里最动听的音乐。

两个塆子都是十几户二十来户人家，在山里来说，算是

中等的垮子了。余垮有一座大土豪的宅院，余家冲大队部就扎在这个土豪的宅院里，么事供销社代销点呀，民办小学呀，卫生室呀，也都驻在这里，余垮成了余家冲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到大队部来开会的，到卫生室来看病的，到代销点来买货的，到小学来读书的，每天都有一番热闹景象。

河那边却要冷清得多。

这些，且不去说它。余垮的热闹和河那边的冷清，却还另有一番原因，这得由两个垮子的生产和他们的队长说起。

余垮生产队的队长叫余大林，是个膀粗腰圆的中年汉子，有一把力气，又吃得苦耐得劳，庄稼活路不管是田里场上，样样都拿得起。不单做活上是把好手，穷苦出身，为人公正无私，领导生产上又有算计。因此，模范生产队的红旗，年年都挂在余垮生产队的办公室里，动都不动，就象是用糯米粉糊粘在那面墙上了一样。每年都要在余垮开现场会议，各个生产队的干部、老农，都到这里来取经，听余大林做总结经验的报告。这才是余垮最热闹的时候。

河那边则相反，生产总是搞不上去，与模范生产队一河之隔，却总挣不掉后进队的帽子。后来，大队党支部发现这个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有问题，经过整顿，改选了队委会。现在，河那边生产队队长是彭小根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才三年多的初中毕业生，二十多岁的后生家，平常短言少语，说起话来也是小声细气，很象是个腼腆的女子家。人们对这个新任队长能否带领群众改变河那边的落后面貌，好象也不敢寄

予太多的期望。

这彭小根与余大林有着好几层关系。小根戴着红领巾在余垵上小学时，大林是一个民兵班长，已是在剿匪反霸中建立过功勋的人物，是红领巾们心中最敬爱的英雄。他经常给那些细伢女子们谈讲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故事，一个个的小眼直望着这位英雄，听得入了迷，饭都忘了吃。小根回乡以后参加了党，大林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。还有一层私人的关系，大林的老妹长桂，是小根的爱人。

小根当选队长不久的一天晚上，大林摸黑过河来，来到小根屋里，看见小根长桂两人正坐在火塘旁边，就着一个灯亮在瞧书。

“真是一对书呆子！”大林一声喊，两个人才惊得仰起脑壳来。

长桂麻利起身给哥斟了壶热茶，小根转身找来了烟袋。大林呷了口茶，吸了口烟，喷出一团烟雾来，说：“小根，我特意来瞧瞧。队长这副担子不轻呵，能挑得起吗？”

“还说能挑得起？压得腿打颤腰发痠，浑身冒汗。”抢先回答的是长桂，说着还向丈夫白了一眼。

小根却憨憨一笑，慢慢的说：“就跟我一年回来时挑草头样，吃力得很。”

大林朝小根盯了一眼，说：“瞧你这伢，当干部么样跟挑草头打比啊？一条直路的下力活，有么样了不起？当干部光凭力气能当好吗？”

“这倒是的。”小根点了点脑壳。

“当干部，第一就要吃苦在前，吃亏在前，大公无私。各自嘴歪，么样好说人家？”

小根点了点脑壳。

“第二，人上一百，种种色色，么样人没有？么样想法没有？不好搞啊。你记住一条，依靠贫雇农，坚决贯彻党的政策，有么事就都能搞得通。”

小根又点了点脑壳。

大林把烟袋递给小根，忽然想起小根是不吸烟的，就随手把烟袋放在火塘边，又说：“一个后生家没有经验，算么事希奇？多向老农请教。不要一当了队长就高人一头样，象扁嘴样肚子挺起，把脑壳仰得高高的，只管看天。”

“哥，瞧你真会说哟。”长桂嗤地笑了。

小根没有笑，却依旧在那点脑壳，满严肃的样子。小根这种严肃的只管点脑壳的形象，惹得大林也想笑，可是，他忍住了。他打量着小根，心想：这老实后生毛病不会出的，至于做出么事成绩来嘛，也就难说了。

大林走后，小根擦根火柴点着了桌子上的煤油灯，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。

“你写么事啊？”长桂问。

“我把哥才将说的话记下来。”

“你不正就是那样做的吗？”

“做是那样做，可没有哥体会那样深，人家当了多年模范生产队队长，你当他是随便说说的吗？这都是宝贵的经验呐。”小根说着就坐下认真地写起来。

二

眼看春耕大忙就要来到，余家冲大队在余垮召集各个生产队干部开会，布置生产，组织劳动竞赛。会上，挑战应战搞得热火朝天。可是，余垮生产队这个尖子，就没人敢碰一碰。余大林眯细着眼睛，坐在最前面的条凳上，不动声色的吸烟。这时，突然从后面传来细声细气的一句话，伴和着人们的一阵笑声，把余大林惊动：“我们向余垮挑战。”

余大林转身一瞧，是彭小根，站在会场的顶后面，他正待接着往下说时，支书招呼他：“小根，到前面来，声气放大些，叫大家都听听你的条件。你们笑么事呐？”

人们忍住笑，看小根红着脸腼腆地走到前面去。小根经过大林跟前时，大林朝他望了一眼，那眼睛象是在思索么事。

“我们向余垮挑战。”又重复了一句。

支书好意地笑着说：“小根，说说你们的条件，么样象女子家啊？没说话就脸红。”

经支书这一说，小根的脸却越发红了，他接着说，却仍是那句老话：“我们向余垮挑战。”

人们哄堂大笑起来，七嘴八舌地你一句他一句地议论起来：

“挑的么事战啊？”

“战没挑起，人倒先吓昏了，话都说不到了嘛。”

“哎哟哟，蚂蚁驮石碾，人小心大哟。”

坐在最后面的河那边生产队的队委们没有笑，都在为自己的队长着急。长桂是河那边团小组的组长，也是队委，她着急得手心都冒了汗。在家里时，小根当着长桂的面练习过许多遍的，么样一到这会场上来说不出来了呢？

大林没有笑，他对这个老实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的小根同情起来，等笑声平息下去以后，他鼓励地望着小根，说：“小根，你大胆说说，莫要怕。”

小根感激地向大林望了一眼，表示大林说的话他已听到了，又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并不怕么事，于是，又继续说，却仍是那句老话：“我们向余垮挑战。”

这一回，连支书、连大林也笑了，河那边生产队的队委委员们，也莫可如何地苦笑着。

小根从口袋里掏出了张折好的纸，放在桌上，小声说了句：“这上面都写得有。”说完了，人却低着脑壳，穿过哧笑的人群往后面走去。

支书展开了那张折好的纸，看是写得满满一大篇的挑战书，就喊：“小根，来念念嘛。”

满会场找不到小根，他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支书又喊：“河那边的，哪个来念念。”

长桂鼓了鼓勇气，一甩辫子，站了起来，咚咚咚地往会场前面走去。拿起那张挑战书就念了起来。声调里有点生气，大约是气自己的丈夫。下面便是河那边生产队给余垮生产队的挑战书的全文。

“余湾生产队全体社员同志们，

我们向你们挑战，你们应战吗？

一、你们是先进队，在领导生产方面，在农业技术措施方面，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，我们一定虚心向你们学习，把你们的全部先进经验都学到手。希望帮助我们学习经验。

二、我们是后进队，后进帽子已经戴了好多年，这顶帽子压人得很。我们准备第一步就是扔掉这顶不光彩的帽子。和模范生产队门对门，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扔掉后进帽子。

三、今天，我们不敢说夺红旗的话，距离你们，我们是在远远的后面。可是，我们把干饭煮得硬些，步子放得快些，在你们后面加油的跑，也许有那么一天会蹿到你们的脚后跟。那一天是么事时候，就看你们的帮助么样，我们自己学习得么样了。”

这哪里象么事挑战书啊？松松的，一点不火热，分明是一张拜师学艺，求人家帮助自己的申请书。人们又不禁笑出声来，还夹杂着嘲讽意味的议论。

在喧嚣声中，长桂把那张挑战书放在桌上，昂首挺胸的穿过人群。

支书问大林有么事话说。大林笑咪咪地站起身，说：“么样战还没挑起来，人倒先跑了啊？河那边的同志回去给他传达，就说我余大林说的，小根这伢拐得很。批评我们对你们帮助不够，批评就是，还转弯抹角地说。要说起来也是，门对门的，一个红旗，一个后进，也就是不好瞧。我们从前对河那边帮助不够，以后加强帮助，拉你们一把，帮你们扔掉

后进帽子。说起要踩我余垮的脚后跟嘛，”大林朝坐在顶后面的河那边队委们笑了笑，才又说，“那就单看你们河那边的人长起飞毛腿了没有？”

会散了后，人们走在回各自垮子的路上，把河那边向余垮挑战这场事，当成笑话谈。

支书和河那边队委委员们一起过河到河那边去，想去找小根谈谈。刚过了河，便看见小根正在田里用牛。小根看到开会的人们回来了，也就带着两腿泥巴上到田埂上来。长桂没好气的冲了他一句：“你把河那边的人都丢了。”

小根憨憨一笑，说：“么样为丢人啊，人家都不敢向余垮挑战，我们敢，就为丢人罗？”

“那你么样话都说不成？还跑了。害得我跑上台给你念了一遍。”

小根又憨憨一笑，说：“真是，我还练习过好多遍，不晓得么样搞法的，一瞧到那么些人，心就发慌，话都说不到了。”

支书问小根：“小根，你怎么单找余垮挑战呐？”

小根说：“队委们都在这，你叫大家说说。”

“你说吧，这人又不多，未必你心又发慌？”生产队的会计，也是个后生，将了他一军。

小根摸了摸各自的泥腿杆子，说：“在学校读书时，我参加过长跑比赛，有一个窍门，我紧紧跟着跑在最前面那个人跑，结果，第二是稳当的，弄不好，到终点时那人没劲了，我加快几步跑到前面去，就得个第一。”

这几句话，很叫支书吃惊，他用明亮的眼睛打量着这个

后生，说：“有出息！快牵牛回家吃饭，吃饭时谈谈你们的措施、办法，我再给你们出主意。那面红旗老在余垮屋里住着，恐怕也怪着急得慌，就不兴叫它过过河，串串门？”

小根一边牵牛，一边憨憨笑着。

三

要想踩余垮的脚后跟，说说话那样轻巧吗？

要想踩余垮的脚后跟，就好比要爬河那边垮子后面那座耸入云霄的摘星尖，是要用汗水洗好几个澡的。

可是，河那边的社员们不怕冒汗，决心扔掉后进帽子，要踩余垮的脚后跟。

每天清晨太阳还未升起，直到太阳已经落在山的那边的黄昏，一河两岸吆喝牛的声音彼此呼应，唱着古老的山歌的声音互相应和。男人们在犁田耙田，下雨天披上蓑衣戴上斗笠，也不停歇。女人们在把牛栏粪挑到麦田里去。搞得热闹得很。

小根常常过河到余垮来，向大林请教些么事，然后就到余垮的田畈里转一圈，不定在哪丘田埂上站那么一会儿，琢磨些么事。他是在看余垮的进度和质量。这大半是在吃过中午饭以后到下午上工以前那一段时间。

大林有时也过河到河那边去，这多半是在夜晚。这天夜晚，大林过河到小根家来。小根的家正挤满一屋子人，说是开会吧，没有个中心议题，说是闲嗑牙吧，态度又满严肃，小根还在做记录。大林是半中腰来的，坐在旁边听了一会儿，也没

听出个名堂来。等人散了后，大林问小根：“搞些么鬼啊？”

“请老人们来谈古。”小根严肃地说。

“哥，你看。”长桂把小根的记录本递给大林。

大林翻开，看上面记着：

靠河五斗丘，原是贫农彭么爹的田，后来被土豪余颂臣霸占去，彭么爹变成了余颂臣的佃户。有一年发天旱，彭么爹交不起租子，余颂臣叫狗腿子把彭么爹吊在五斗丘田头的木梓树上，打得皮开肉绽。这是土地革命以前的事。

大枫橡树脚下石丘，据冯志叔说，1949年水稻得到了丰收，那年雨水好，栽的是青秆粘，每亩合700斤。

垮头裤裆田，据彭小水说，1951年减了产，每亩还合不到300斤。雨水不好？品种不好？肥料不到？……

大林没有看完，就合上了本子，把它放在一边，正想说么事，却遇到了小根的眼睛，小根眼睛里的神采，使他回忆起这个后生还戴着红领巾，听自己讲剿匪故事时那种神情。那时，这个红领巾的眼睛里正是放射着这种严肃的、虔诚的、为一种崇高事物炽燃着的神采。碰到了小根这种眼睛，大林原来想说的“秀才，真是墨水喝多了哟……”没有说出口来，却改口说：“这田田畈畈山山凹凹的故事多得很，等冬天闲散时，我给你说两大箩，怕你十本子都记不了呢。”

长桂正想向哥讲搞田地档案历史的意义时，大林却堵住了她的话头，问小根说：“田办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差得远呢。”

“麦田肥追得么样？”

“还差得远呢。”

“差得远呢，”大林重复了这一句，还叹了一口气，
“小根，我看你倒不如把心多用在办田追肥上好些，你是队长，这春耕大忙时候，心要用在正地方。我余垮可是田也办完了，肥也追了罗呵。你不是要踩我余垮的脚后跟吗？”说着，严肃地朝小根和长桂盯了一眼。小根低着脑壳，长桂不晓得为么事在抿着嘴笑。大林有些生气地责备她说：“老妹，你当你还小？说起来也是个队委，只晓得笑。”

“不笑还哭？”长桂笑着抵了哥一句。长桂的笑是有原因的，按照余垮的办田标准：犁二耙二，河那边也已经完成，他们如今是在犁第三遍耙第三遍。

又一次，也是一个夜晚，大林又过河到小根家来。灯黑着，门上着锁。他就往窗口闪着淡黄光亮的生产队办公室走去。节令已将近到谷雨，快该办秧田撒谷种了，大林以为河那边的社员大约正在开会讨论生产。走近窗口，忽然一个尖锐的男高音从窗口飞出，传到他耳朵里来：“到那时候呀，我也要说一下子，我们从前对余垮帮助不够，以后加强帮助，拉你们一把，帮你们扔后进帽子，说起要踩我河那边的脚后跟嘛，嘿嘿嘿……”大林停住了脚步，在窗口发愣。这声音他能分辨得出，是河那边生产队小会计的。在“嘿嘿嘿”这阵笑声后，被小根打断了，声气很小，听不清他说了些么事。小会计的尖锐的高音却又响了起来：“说说也过过瘾，怕么事啊？”

大林离开了窗口，小会计的话很刺伤了他的自尊心，大约有些气愤，脚步很重的往回走。他心想：后生伢子好大的口气，后进帽子还没有挣掉，倒要拉我余垮一把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成么事气候？想着走着，没招呼到过河时一脚没有踩住踏石，打了个闪失，几乎全身都摔到河里去。一失手，烟管掉河里去了，多好的一管白铜镶嘴的紫竹烟管，顺水漂流走了。掉在水里面的左脚，连鞋带裤脚管打湿了。他吐了口唾沫，骂了句粗话。

从那天夜晚以后，大林很久没有再到河那边来。

开秧门时，大林捎信要小根来喝酒。小根来了，却只是吃饭，并不喝酒。大林心想：又不吸烟又不喝酒，算么事男子？但没有说出来。其实，大林自己也没得么事酒量的，但却爱贪杯，喝一盅就上脸，喝两盅眼就红了，喝三盅，脖子后面就象叫人打了一巴掌样。他独斟独饮，很喝有几盅，有些醉意了。他拉着小根到麦田里去看，一色齐正正的穗大籽饱的“内乡五号”小麦，沉甸甸的喜死人。这是大前年大林从公社农技站搞来的麦种，当时只有一亩，如今，全生产队都发展成这种麦子了。大林用那被酒熏红的眼睛盯着小根，说：“瞧到了吗？”

“真喜死人。哥，今年换给我们一些。”

“换给你们一些？那还用说。我说过了的，要拉你们一把，帮助你们扔掉后进帽子。今年叫你们河那边的小麦也‘内乡五号’化。”说着，一边在小根的脸上搜寻着反应。

“真太谢谢你了，哥。”大林想搜寻的那种反应，完全